

北京旧闻丛书

旧京人物与风情



北京
燕山
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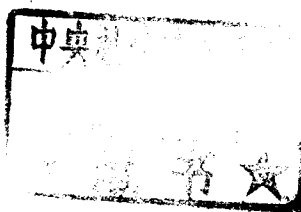
K291

51

96689

旧京人物与风情

200227977



北京燕山出版社编

DQ82/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旧京人物与风情/北京燕山出版社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6. 5

(北京旧闻丛书)

ISBN 7-5402-0424-9

I. 旧… II. 北… III. 北京-史料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7194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冶金部物勘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9.125 印张 421 千字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24.90 元

出版说明

北京，是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自辽金以降，建都于此，元代之后，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城市面貌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人们的思想与思维方式，观念与社会生活的变化方面。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旧北京的历史遗存和标识也在逐渐地消逝着。宫殿、陵寝、园林、寺庙、会馆、故居，这些历史文化的实物，到今天已经成为文物古迹，得到了保护与修复，人们可以从这些实物中去了解历史，了解优秀的传统文化。但也有许多与历史文化有关的地点与建筑，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过眼烟云，片瓦无存，只能在文献中寻找一些轮廓和痕迹了。至于那些不见经传的掌故轶闻和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史料，则往往被更多地湮没了。

我国专门记载社会生活与风俗习尚的著述很多，如梁代的《荆楚岁时记》、隋代的《玉烛宝典》、宋代的《岁时广记》，以至现代的《北平风俗类征》等等。而记载地方名胜及风物的著作则更是不胜枚举，如《东京梦华录》、《唐两京城坊考》、《帝京景物略》、《日下旧闻考》及近人的《燕都丛考》等，都是这一类著作。人们依赖这些文献去了解已不复存在的文物古迹，了解若干年前的社会习俗、生活方式与人际关系。远的不说，就是四、五十年前有关这些方面的内容，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已经是“旧闻”了。而这些“旧闻”对我们了解北京的历史与北京地域文化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有些“旧闻”的内容更不见于正史记载，当时又没有声像资料留下，于是就越显得珍贵了。因此，北京燕山出版社

编辑了这套《北京旧闻丛书》，为读者提供一系列有关北京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图书。

自1985年至1992年，我社曾创办出版了《燕都》杂志，这是一本专门介绍北京历史文物、人文掌故和社会生活的刊物，发表了不少根据亲见亲闻、个人记忆写成的好文章，受到各方面读者的欢迎。后来由于出版经费不足而停刊。对编者和读者来说确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我们此次收入在《北京旧闻丛书》中的《京华古迹寻踪》、《京都艺海撷英》和《旧京人物与风情》三种，就是分门别类辑录《燕都》中的好文章而成书。其他几种也是我社历年出版的有关北京史地、文物古迹和社会风俗的优秀读物，纳入丛书系列重印。

今天的北京，正处于一个飞速发展与变革的伟大时代。北京作为有着三千年建城史和近千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拥有十二亿人口的世界大国的首都，她的地位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所不能比拟的。我们出版《北京旧闻丛书》目的绝不是怀旧，不是对昔日的眷恋。而是使人们了解北京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更热爱北京的今天和未来。

丛书所涉猎的范围，虽然没有一定的系统性，但都与古都的历史文化有关，它将对这座历史名城的文化承传做出不少资料补充。这套丛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具有非常吸引人的可读性，有如一幅白描长卷，将北京的历史风貌一一展现在读者眼前，如果它能为您留下一些回味，留下一些思考，也就达到了我们的出版目的。

北京燕山出版社

目 录

元朝皇帝与吐蕃喇嘛	山 风(1)
“阿合马案”始末	张 宁(4)
明穆宗宫廷生活秘闻	商 传(7)
明嘉靖帝三位皇后的际遇	何显华(10)
万历的孝靖皇后——一位备受凌辱的宫女	杨 仕(13)
明朝四废后	何显华(16)
“夹道”中度过童年的皇帝	马书田(19)
九莲菩萨——明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	雷大受(22)
后妃死于太监手	赵云田(26)
咸丰帝留有密诏吗	王道成(29)
康熙寝居苍震门	刘桂林(32)
康熙帝处理泥石流	刘桂林(35)
乾隆帝选妃	万 依(37)
清代帝后大婚的洞房	刘衡玃(40)
慈禧五十岁生日琐记	张亚男(42)
且自家藏说胤禔	金焘纯(44)
八旗中的前朝皇族后裔	石继昌(46)
汉邸源流及其见闻	马延玉(49)
关于李莲英的传说	高 阳(53)
李莲英的处世之道	林 径(58)
杨升庵六出五入北京城	周 良(61)
燕都人物追忆	王会庵(64)
关于法国医生曾给光绪诊病的史实	凤 龄(70)
谭嗣同与北京	农伟雄(73)

郭守敬与元大都水利工程	苏天钧(76)
汪兆铭埋藏炸弹地点及被捕后的供词	单士元(79)
冯公度二三事	刘季人(81)
陈垣和孙中山的会见	刘乃和(84)
记杨小楼、吴佩孚与现明和尚的三次大出丧	肖承熹(87)
章太炎绝食始末	林 径(90)
鲁迅对章太炎革命精神的评赞	朱靖宇(92)
司徒雷登致醇亲王载沣函	丁进军(95)
忆庄蕴宽先生	单士元(96)
清帝的乳母与保姆	杨乃济(97)
侠女威慑俄国大力士	冯大彪(100)
侠肝义胆代代传——访大刀王五后人	王 铭(103)
风筝哈的业余生活	胡金兆(107)
花农张志	翁偶虹(110)
明代最大的特务机构——“东厂”	贺 海(114)
明代的廷杖	王慧琴(119)
清代门卫制度及禁令	林 京(121)
清代上驷院辇班处的沿革及传人	佟乐康(124)
清代北京市政和房产管理机构	韩松垣(129)
清代的北京市政府——顺天府衙门	林 径(131)
清代太监与秀女	林 京(134)
京官叹清苦 外官畏进京	黄萍荪(137)
清代帝后土葬始于何时?	刘 潞(139)
清宣宗重视维护坛庙古树	杨乃济(142)
御马厰与八旗官马	金焘纯(144)
清代的宗人府	邝雨田(148)
清代侍卫杂谈	雷大受(150)
清代的侍卫与护军	参 浒(153)
明代皇帝选官	赵子富(156)

宣统二年的立宪春梦·····	李克非(158)
说清代京官的“穷”·····	李 乔(161)
说清代京师胥吏的“富”·····	李 乔(164)
旗人姓名琐话·····	石继昌(167)
汉军八家述略·····	石继昌(171)
老北京的民办救火组织——水会·····	杨树屏(174)
近代“老北京”的籍贯种种·····	石继昌(177)
六十年前北京人经济生活杂述·····	邓云乡(180)
明代北京的元宵节·····	赵蕙蓉(195)
清代宫廷庆中秋·····	苑洪琪(201)
清人饮饌轶事札记·····	吕英凡(204)
清宫过端午·····	苑洪琪(211)
清末宫廷过新年·····	叶赫颜札·仪民(213)
宫廷的春节·····	叶赫颜札·仪民(217)
话说“两把头”·····	苑洪琪(219)
旗袍六十年·····	肖伯青(223)
春节旧俗拉杂谈·····	潘侠风(225)
老北京的春节庙会·····	肖承熹(232)
老北京的过年·····	贺 海(236)
春节琐忆·····	刘 琰(240)
京华春节食风谈·····	刘建斌(245)
北京的传统糕点·····	王仁兴(250)
豆汁与梨园·····	胡金兆(257)
清宫花炮琐谈·····	刘桂林(259)
琉琉喇叭和噗噗瞪儿·····	李秀兰(261)
晾鹰台殄虎之典——清时一项颇具特色的斗兽活动 ·····	李丙鑫 王鸿鹏(262)
北京古时多虎·····	方南生(263)
冬日话秋虫·····	翁偶虹(265)

老北京人养鸟和斗蟋蟀的嗜好·····	刘少博(269)
玩鹰趣谈·····	刘衡玘(270)
北京玩鹰种种·····	石鼓歌(273)
谈北京鸽哨·····	王世襄(277)
鸽趣·····	翁偶虹(280)
养鸟趣谈·····	翁偶虹(284)
漫谈耍中幡·····	窦凤山(302)
中幡·····	刘 旸(303)
话剃头·····	曹仪简(305)
“冰盏儿”与“打瓢儿”·····	翟鸿起(308)
“串房檐的”及其他·····	伯 骅(309)
莲花灯·····	俞平伯(312)
漫话“捡货”·····	李 彬(314)
古代北京的击球、射柳之俗 ·····	刘秉果(316)
浅谈民间花会·····	何 名(319)
顺星·····	常人春(323)
新正飞火忆京华·····	具 瞻(324)
旧京礼票·····	赵金敏(328)
雍和宫“打鬼”·····	郭子升(330)
晚年忆童趣·····	仇曾升(333)
老北京的杠房和杠夫·····	杨树屏(338)
话说拉房纤的·····	徐文玉(341)
老北京的油盐店·····	王慧民(343)
打更与泼街·····	金云臻(345)
孰谓闹市无春色·····	翁偶虹(347)
话说北京的风筝·····	陈晓海(352)
消夏拾趣·····	翁偶虹(354)
霜肠·····	林斤澜(358)
面鲜儿·····	李博达(360)

樱葦蒲艾贺端阳·····	李治杰(362)
北京汉族的旧式婚礼·····	吴士贤 吴敬晨(364)
旧京丧事琐谈·····	汪元澂(370)
路祭·····	翟鸿起(375)
幌子·····	杨树屏(376)
“跑堂儿的”·····	靳 麟(378)
话说老北京的吆喝·····	穆 沐(380)
小孩“跳墙”·····	常人春(382)
打水忆旧·····	李 彬(384)
漫话旧北京的自来水·····	邓云乡(386)
二月二龙抬头 ·····	丹 石(389)
轿车·洋车·趟子车·····	靳 麟(390)
旧京自行车小史·····	白化文(393)
漫话北平的有轨电车·····	谭业伟(398)
旧京的有轨电车——当当车·····	金继德(400)
北京明清时代的“庙寓”·····	霜 林(402)
兆惠一等公府话旧·····	李宝臣(404)
北京宅门中的垂花门·····	賡 昭(407)
北京城城垣为何缺一角儿·····	王同祯(411)
记三十年代的北平家庭小公寓·····	谭业伟(413)
旧京第宅·····	朱家潘(416)
莫里逊·承华园·“三不沾”·····	孙洪权(426)
清代太医院·····	哈 毅(430)
伍连德倡建中央医院·····	刘季人(432)
“正大光明”匾和秘密建储·····	无 非(435)
京都牌匾杂忆·····	萧承熹(438)
天安门匾额易名蠡测·····	李松龄(440)
老北京商店的牌、匾、对联·····	李秀兰(442)
太液池的秋波·····	东 伟(445)

元大都城市粮食供应与贫民购粮证·····	韩光辉(447)
三十年代北京商业大竞争见闻·····	杨树屏(450)
北京劝业场·····	齐信英(453)
旧时北京的古玩商会·····	尚 勇(455)
北京棚铺见闻琐谈·····	陈家骥(457)
北京金鱼业·····	石志廉(461)
南路烧酒·····	李丙鑫(463)
闲话“菜牙子”·····	张平真(465)
老妈店·····	李滨声(467)
华兴蔚与亚美丽·····	金启景(469)
馐余杂忆·····	雷大受(471)
昔日鹿场生活·····	崔庆丰口述 崔普权整理(475)
旧京牙行的牙帖·····	张平真(478)
梁实秋与京都饮食文化·····	陈伟华(481)
老北京的炒锅业·····	张 棣(485)
粥铺与炸货屋子·····	吴宗祐(489)
瑞林祥的兴衰·····	潘治武(491)
西单商场忆旧·····	萧承熹(494)
全聚德和北京烤鸭·····	郝秀竹(497)
大顺斋和糖火烧·····	李晓琤(499)
内联升的“履中备载”·····	蒋寒中(501)
柳泉居饭庄·····	侯式亨(503)
老北京的清真糕点铺·····	刘鑫泉(505)
饽饽铺与萨其马·····	王世襄(508)
老北京的切面铺·····	钮 隽(510)
鹤年堂轶事·····	肖 柳(512)
老北京的“全素刘”·····	谭毓江(513)
旧京茶馆面面观·····	潘治武(515)
正阳门外锤金作·····	金焘纯(518)

旧京当铺的经营管理·····	傅振伦(520)
北京典当业的兴衰·····	杨树屏(523)
老北京的当铺·····	李文元(527)
天桥八大怪·····	阔斧(529)
天桥之一瞥·····	敏公(531)
北京话与北京人·····	林焘(543)
北京的满族·····	金启琮(548)
俚词俗谚看旧京·····	陈建功(552)
《石涛见闻录》——义和团在北京活动的实录·····	吴晓铃(556)
会贤堂集会反蒋·····	王光远 姜中秋(559)
火轮联翩泛昆明·····	焘纯 建明(561)
“地窥紫禁”的小楼·····	谭伊孝(564)
吉房招租·····	杨纤如(566)
正德皇帝生母疑案·····	商传(567)
清惇亲王绵恺被控案·····	杜家骥(572)
咸丰朝北京的几起“叩阍”事件·····	赵蕙蓉(575)
圆明园中失貂案·····	胡忠良(578)
哄闹的三天——读《国民哀悼会纪事录》·····	余时(581)
北平笈谱旧事·····	邓云乡(583)
《赛金花本事》成书始末·····	商传(585)
明清两代的北京景泰蓝·····	王春立(588)
王瑶卿说玉·····	余时(590)
“永安”铁钱·····	张先得(592)
明钱小议·····	高桂云(594)
北京的咸丰铁钱·····	高桂云(595)
没有流通过的“祺祥”钱·····	高桂云(596)
蝓蝓罐中的几件珍品·····	石志廉(597)

元朝皇帝与吐蕃喇嘛

藏语将高僧称作 bla-ma，意思是“上师”，汉语译成“刺麻”、“刺马”、“刺嘛”等。元朝时喇嘛一词大多专指帝师，由帝师传授的佛教就称为喇嘛教。元朝皇帝以吐蕃佛教萨斯迦派高僧为帝师，管理全国的佛教，以帮助蒙古统治者治理吐蕃地区。在元朝皇帝和吐蕃喇嘛的交往中，曾发生过一些值得一述的事情。

元朝的第一位帝师是由元世祖忽必烈选定的出身于萨斯迦氏家族的八思巴。八思巴聪明好学，幼年被称为圣童，有很深的佛学造诣。他在十岁时随伯父萨迦班智达到凉州会见蒙古皇子阔端，后萨迦班智达在凉州病死，八思巴继为萨迦派教主。当时吐蕃地区分成大小十几个教派，较大的几个教派都在积极地与蒙古统治者拉关系，加麻噶举派的加麻八哈失得到了忽必烈的哥哥蒙哥汗（1251～1259年在位）的崇信。八里巴则主动结交忽必烈，以自己的渊博学识获得了忽必烈的宠信。蒙哥死后，加麻八哈失支持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汗位，受到严厉的刑罚，八思巴乃成为忽必烈的佛教宗师，先封为国师，后来正式封为帝师。

忽必烈曾三次受戒于八思巴，接受萨斯迦派特有的吉祥喜金刚灌顶。据说是皇后察必先接受了灌顶，认为萨斯迦派的宗教密法优于其他教派，敦促忽必烈接受灌顶。在举行仪式时，忽必烈与八思巴在礼仪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八思巴要按照传统的法誓行事，喇嘛坐于上座，受戒人顶礼膜拜，大小事都不得违背喇嘛的意愿。忽必烈以帝王之尊，当然不能接受这些条件。最后还是察必皇后出来调解，采取折中办法，受戒时，皇帝、后妃、王子等按礼俗膜拜，听喇嘛宣讲佛法，因为人少，喇嘛可以坐在上座。平时上朝，为帝师设专席于一旁。有关吐蕃的事务，尊重帝师的

意见，帝师之命与皇帝诏旨并行，其他政务喇嘛不必过问。此后就形成了一套制度，帝师必须出自萨斯迦款氏家族，每朝皇帝在即位前都要先受佛戒。受戒时陪同的近侍必为七人或者九人。皇帝即位伊始，都要将褒奖帝师的诏文写在青绐上，配以珍珠等装饰物，派遣使者送往吐蕃，张挂于帝师的住所。

帝师除了给皇帝及皇室成员受佛戒和讲习佛法外，还有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主持宫廷内的佛事。蒙古统治者要求宗教人士经常举行活动，“告天延祝圣寿”。由帝师主持的宫廷佛事，名目繁多，花费巨大，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时统计，每年要花费面439,500斤，油79,000斤、酥21,870斤、蜜27,300斤，此外还要赏赐给寺院、僧侣大量的金银钱币。元朝中后期，朝廷官员不断上言要求裁省佛事，节减浮费，但始终没有限制住佛事的发展。

元朝政府给帝师规定了极高的礼仪待遇。帝师来京，中书省派遣大臣远迎，沿途官府负责提供帝师及其随行人员的食宿条件，还要组织迎送。到京城时，要动用皇帝仪仗队的一半作为前导，百司官员都穿礼服前往迎接。帝师死后归葬吐蕃，百官都要出城祭饯，由中书省臣僚护送灵柩。帝师的下属往来于京城和吐蕃之间，也要由沿途驿站提供食宿。吐蕃僧人穿梭往返，给地方官府和驿站增添了很多负担，也引起过不少纠纷。

忽必烈曾一度重用吐蕃噶玛洛部落人桑哥，此人原是八思巴的随从。桑哥在职期间与一些蒙古大臣不和，汉人官员更经常举纠他的不法行为，八思巴则全力庇护桑哥。有一次御史台以桑哥擅自在御苑内建造佛堂为名将其逮捕下狱，八思巴闻讯后即闭门不出，拒绝参加宫内的活动。忽必烈遣人来请，八思巴说：“在我们吐蕃地方，儿子被关在狱中，父亲在街上行走都感到惭愧。我的桑哥向我求法而建一小屋，竟被御史台治罪，投入狱中，我还有什么脸面前往宫中。”忽必烈知情后马上传旨释放桑哥，重委以要职。八思巴去世后，桑哥终在朝内大臣交相弹劾下被处死。

在成宗朝得到专宠的胆巴国师，据说颇有一些“异术”，能够呼风唤雨和预言人之祸福，但实际上胆巴是以高超的医术而得到统治者的青睐的。他曾治愈了枢密副使月的迷失妻子的奇疾，又多次为成宗治病，平时还派人管理成宗的饮食，督促皇帝节食，改变蒙古贵族传统的暴饮暴食的生活习惯。胆巴因为不是出身于萨斯迦款氏家族，不能充当帝师，所以在政治上没有很多作为。成宗即位后不久，发生了因国库失窃、窃犯行贿朝内大臣的案件，中书省丞相、平章等都被牵连进去。成宗震怒，下令将所有参预者处以极刑。官员的妻友四处奔告说情，都不能奏效，最后托于胆巴门下，请他出面斡旋。正好当时出现了“扫帚星”，胆巴即以祭祷灾星为名，请求释放在押囚犯一百四十名，得到成宗的允许，与此案有关的官员得以全被释放复职。正因为有了这一“功德”，胆巴被贵族奉为神明，拥有众多的信徒。

喇嘛教除通过皇帝影响蒙古人外，还以帝师、国师等直接招收徒弟、传授佛法等方式影响色目人。当时积极学习帝师佛法的主要是畏兀儿人与唐兀人，因为学成后往往能得到蒙古皇帝重用，有的出任宣政院长官或出管江南释教，为保证吐蕃地区的安宁和确立喇嘛教地位在中原禅宗等佛教教派之上而效力；有的则以娴熟的宗教知识与语言才干直接在朝中为皇帝服务。如哈密人必兰纳识里，成宗时受戒于帝师乞剌斯八斡节儿，代皇帝出家修行，后多年在宫中翻译佛学经典，凡海外诸国朝贡的表笺不能译读的，都由必兰纳识里翻译。有一次，外国使者持着用金叶刻写的表章前来，朝中官员不知如何应付，皇帝乃命必兰纳识里处理。必兰纳识里取墨汁涂于金叶上，字迹显出，令左右笔录他口译的内容。第二天，使者交来表章译文，与必兰纳识里所译几无差别，观者均心悦诚服。

“阿合马案”始末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十七日夜，在元朝首府大都城内，发生了一起震撼朝野的大案：山东益都人王著，激于义愤，矫诏杀死元世祖忽必烈宠臣阿合马。案发之后，元朝统治者大为惊恐，对起事者进行了残酷镇压，王著等人先后被捕，“斩而醢之”，余众也多被处死。因此案涉及元朝最高统治者的内幕，当时史臣多有顾忌而不敢直书，因此，关于此案的原委曲直，史书中多有避讳之处，难以窥其全貌。

阿合马，世居花剌子模细浑河畔的费纳克忒城，回回族人。他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在《元史》中，以奸臣入传。由于他善于搜刮，谄于聚敛，颇能迎合元世祖“急于富国”（增加国库收入）的心理，因而受到元世祖的特别宠信。在他把持朝政期间，他自诩为理财能臣，巧立名目，大事搜刮。并以此作为居功邀宠的手段。为了独揽朝政，阿合马极尽诽谤陷害之能事，任人唯亲，排除异己。宿卫秦长卿，尚气节，好论事，对阿合马的擅权极为不满。愤然上书，谓阿合马禁绝异议，杜塞忠言，情似秦代赵高；私蓄逾公，觊觎非望，事如东汉董卓。主张趁其羽毛未丰，“诛之为便”。结果被阿合马诬陷入狱，籍没家产，冤死狱中。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儿、左丞崔斌等人，也都先后无辜死于阿合马之手。除此之外，当时朝臣中因不满阿合马而被害被贬或愤然辞职者更是不乏其人。史载，阿合马当政期间，网罗天下大利入囊自肥、陷害忠良，广大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当时朝臣中，虽然也不乏敢于请命抗争之士，但是无论怎么对他弹劾，元世祖始终不肯给阿合马治罪。有了皇帝这个大保护伞，阿合马更加变本加厉，有恃无恐。因而阿合马与朝中忠义之士之间的斗争也就愈演愈烈，

既然“弹劾”无济于事，用刺杀这一特殊手段，除掉这个祸国害民的奸臣，也就成为当时的一种较好选择，这一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了王著身上。

王著，字子明，山东益都人，少时曾当过地方小吏，后从军当上千户。他一贯轻财重义，嫉恶如仇。由于阿合马滥杀无辜，激起人心愤怒。王著决心为民除害，密铸大铜锤，矢志要击杀阿合马。可是阿合马为人狡黠，平时深居简出，偶尔出行，耳目随从也前呼后拥，不易接近，行刺并非易事，必须攻其不备方能成功。经过周密计谋，决定行刺选在三月某日进行。原来元朝皇帝，实行两京巡回制度，每年三月皇帝例行要到上都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消夏避暑，由于这期间京城防范相对空虚，这就为刺杀阿合马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王著等人素知皇太子真金与阿合马有隙，皇太子素“恶其奸”，时有翦除之意，而阿合马平日也最惧怕皇太子。王著等人因此决计矫太子诏，引蛇出洞，乘机杀之。至元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夜，是王著等人起事的时刻。起事当天，先派二僧人进宫，诈称皇太子回京做佛事，诏令留守大都的朝臣出迎，以便乘机杀掉阿合马。不料二僧人入宫后，于盘查中仓慌失对，引起东宫宿卫高陂，张九思等人怀疑。幸亏二僧人尚未吐露真情，无碍大局。王著等人二次遣使进宫，诡称太子将至，令省官悉候于宫前听旨。高、张二人摸不清底细，正不知如何是好，适逢率兵到东宫迎候皇太子的枢密副使张易。高、张二人问其故，张易初不肯直说，仅言“夜后当自见”。待进一步追问，乃附其耳曰“皇太子来诛阿合马也”。按元至元十七年，张易就结识了一个绰号叫高和尚的义士，后来王著也与高和尚相识，并做为王著行刺阿合马的助手，潜之大都。至元十八年即王著刺杀阿合马的前一年，大都即纷纷传言“明年春，京师当有盗兵，事干将相”。这些迹象表明，根除阿合马，或许是在朝野中酝酿已久，很可能是一场里应外合的除奸行动，不然枢密副使张易，何以能预知王著刺杀阿合马事？与此同时，得悉“皇太子”诏令的阿合马，